

父亲(外一章)

父亲的背影在乡间的小路上渐渐融入夜色。那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隐隐约约……一生的牵挂灿烂所有沉甸甸的日子。

走过风风雨雨,蓦然惊醒的我,重新品读父亲,才明白父亲是乡村嘹亮的民歌。

父亲的手很粗糙。父亲的目光很坚定。父亲的梦很重很重。父亲的肩,一半挑着日月,一半挑着我的希冀。

岁月潺潺流逝。面对父亲,我

虔诚地合拢十指,站着倾听高山流水的韵律。

父亲是一首诗。稻谷、镰刀和老黄牛,是最朴素最动人的语言,回荡在城市的喧嚣之外。

父亲是一盏灯。亮光照亮童年贫瘠的梦乡,照亮雨季长长的暗巷,照亮每一个思念故乡的夜晚。

父亲是我一生的风景!

父亲是我永恒的骄傲!

犁

夕阳西下。

■ 杨叶林

晚烟轻袅。

闪光的犁,以唯一的信念进入泥土深层,掀开大地每一页珍藏的记忆。

父亲扶着犁,扶着山里的太阳,来来回回地走在大地敞开的胸膛。深耕过的田地,早已播下沉甸甸的希冀。

闪光的犁,犁过春夏秋冬,总要滑进历史长长的画廊。

父亲走过的路,总会留下深深深深的足迹。

父亲,请你慢点变老

■ 谢婷婷

父亲老了,真的老了,前几年都还健步如飞,我有时候都跟不上他的步伐,近几年看他出来散步,腿脚不灵便的样子,我才发觉,父亲真的老了。

我的母亲是个要强的人,一辈子都嫌弃父亲这做不好那也做不好,父亲经常不接话,任由母亲唠叨,但母亲唠叨多了,父亲也会反抗,因为母亲总在儿女面前唠叨父亲的不是,父亲觉得没有面子,有时也会与母亲争吵,但吵归吵,因为父母都是比较幽默的人,所以他们也就在吵吵闹闹中走到了现在。记得2020年过年,母亲让父亲买两张喜庆的剪纸贴在家阳台的玻璃门上,因为是鼠年,父亲上网买了两张关于老鼠的剪纸,等我去看他俩的时候,母亲指着门上的剪纸哭笑不得地对我说:“你看看,你爸买的是什么,这明明是两只老虎,他非得说是老鼠,你看看这像不像我和他,就明明是两山虎隔着门缝相斗,谁都不惯谁。”父亲在一旁一边笑,一边小声地说:“正好应景。”

我是十分依赖父亲的。读大学时,父亲送我到学校,大学放假时,也是父亲到车站来接我。其实当时交通也很方便,但放假前父亲总会问要不要接我,出于依赖,我每次都让父亲来接。大学毕业,工作上的事情,也是父亲忙前忙后为我张罗,那时觉得父亲无所不能。我生孩子坐月子时,一日三餐也是父亲为我准备的,我女儿出生时频繁生病,用车载着女儿到处看病的,也是父亲,记得有一次女儿身体不舒服一直哭闹,当时已经是晚上,父亲很焦急,到处向人打听到有一种药很有效,立马驱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市区买药,那时觉得有父亲依靠,真好!到现在邻居们见到我都会感叹:“还记得你女儿小时候特爱哭,大热天的,你爸经常满头大汗背着你女儿在屋外踱步哄你女儿睡觉,真是难得啊,一转眼你孩子就长这么大了。”我想说,是的,我的父亲不但倾尽所有地爱我,也倾尽所有爱我的孩子,他给的关爱,总是信号满格。

其实父亲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,他不用顾及我和我的孩子的话,他能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。别人都说和父母住得近,就是有好处,经常可以蹭饭吃,也确实是,我到外面出差或者有特殊情况也经常把孩子托付给父亲照顾,父亲也从来都不推脱,接送孩子上下学,给孩子做丰盛的饭菜。现在孩子长大了,父亲也老了,所以即使有特殊情况我也尽量安排好孩子,不去麻烦父亲,让他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不过如果长时间没见孩子,反倒是父亲不习惯了。

近几年父亲患了痛风,膝关节时常肿得走不了路,晚上痛得睡不着觉,看他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,一下子觉得他老了很多,我不免有些伤感。母亲告诉我,父亲也经常遗忘一些事情,从母亲担忧的样子来看,我不得不承认父亲真的老了,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?衰老是一件无法阻止的事情,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老去,那种无力感实在令人痛心,其实我很害怕,突然有一天说父亲腿脚走不了路了,或者说父亲得了健忘症,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,到那时我又该怎么办呢?

虽然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阻止的,但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,我们又无法面对。父母一辈子为我们遮挡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,我们能做的也只有不断地学着长大,让自己在有生之年做一回父母的庇护伞。

父爱如山,情深言浅。我想对父亲说:我在努力长大,请你慢点变老!

在秋的渡口,等你

■ 梁少波

我在秋的渡口,等你
等了整个秋天
风,停留在发尖
我误认为
那是你传来的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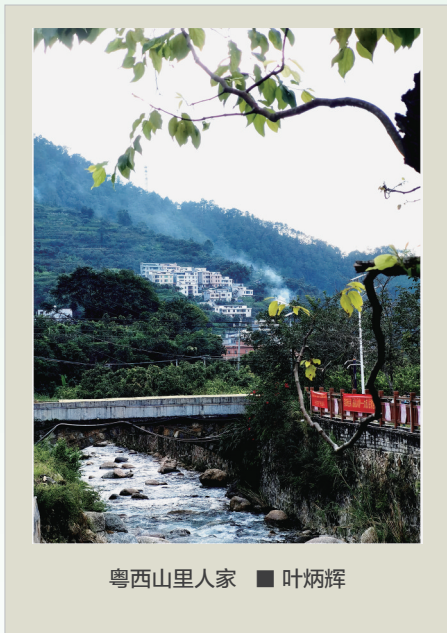
一场秋雨
淋湿了记忆
思绪随落叶飘飞
当你明眸里的温情
化作一个个优美的音符

滴落我红尘的岸
我捡拾那些细碎的时光
拼凑一段平仄的文字
为你写下一世情缘

时光滑过秋雨淋湿的窗前
留下一串串逝去的梦
仿佛是牧童的笛声
吹落了心底那份
属于我的眷恋,以及那份
属于你的幽怨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

粤西山里人家 ■ 叶炳辉

又见小溪水清清

■ 影月疏梅

今年的四月,各种繁杂的工作像座沉甸甸的大山压在心头,脑袋隐隐作痛。周末,应朋友的邀请,回了他乡下的家。

饭后,朋友提了锄头要去料理他种的香蕉树,我喜欢青青绿绿的山野风光,便跟了去,心想:如果需要就搭一把手吧。

香蕉树种在一个小山坳里,山坳的周围葱葱郁郁,灌木乔木高矮错杂,田地里的香蕉、玉米等作物生机勃勃。到了地里,朋友放下手上的物件,拿了锄头,迅疾地给香蕉除草施肥,我要帮忙,他却让我在旁边看着就好。我只得站在田基上,看着他劳作,问他:“为什么不用除草剂,那多省事。”他说除草剂会让土地板结,用多了不好长庄稼。

我们唠着嗑,山野很安静,四面树木环合,除了我俩,没见有其他的人,整个山坳静悄悄的,可以听到各种草虫的鸣叫。旁边树林里传来公鸡一样的鸣啼,我好奇没见人家哪来鸡鸣,朋友却说那是野鸡……噢,野鸡的打鸣声,鹧鸪的“咕咕”声……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仿佛是一剂良药,我竟不再感觉头疼。

蕉地的旁边有一条小溪,小溪里流水涓涓,我站在溪边,突然发现水里竟有数尾小小的鱼儿在游动。啊!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在小溪里见过鱼儿了,不由得惊喜地蹲了下来,

深情地看着溪水里的鱼儿,总觉得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切感在心中涌动——仿佛他乡遇故知。

我寻找着这亲切感的缘起,却又发现溪水里居然还游动着小小的虾子——那种小小的,半透明的虾子。这种虾子在我的童年时是常见的,常成群成群地待在小溪的水草中,呆萌呆萌的,可爱极了。

看到虾子,往事喷涌而至:

幼时家贫,长年不见荤腥,嘴里寡淡得很,常拿了畚箕到村前溪流中截流捕捞小鱼虾。一上午下来,运气好的话,可以收获一小半碗的小鱼虾。拿回来的鱼虾,择去杂七杂八的杂物,挑出鱼儿虾儿蟹儿,清洗干净,然后用几滴香油溜热铁锅,将洗净的虾子倒进油锅,很快浓浓的鲜香味便出来了,忍不住伸手进锅里捏了一只扔进嘴里,“咯吱”一声,那一刻简直让人心醉。

只是农家的孩子早当家,家里养鸡养鸭割草喂猪几乎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我的,我很少能这样专注地捞虾。所幸的是,每隔几天母亲便让我用笼子笼了小鸭到村边小河里放养,小河的草丛里便有许多的小鱼虾,当黄绒绒的小鸭子在水里欢快地戏水时,我可以拿了畚箕去捞虾,这虾儿昼伏夜出,喜阴凉爱草丛,我就专挑了树下水草里下畚箕。这样的捕捞收获虽然不如小溪里“专业”的捕

捞收获大,但也不少,甚可解馋。

可后来,我慢慢地长大,离乡之路越走越远,家里的物质生活条件达到了丰裕,只是小溪里的鱼虾越来越少,最后竟完全消失了。我偶尔回乡,在田间行走,不见鱼虾,溪流里充斥着各类农药瓶,除草剂瓶——乡村里弥漫着刺鼻的味道。唉,小溪里哪还有清清水流?

我黯然,内心里有一种遗失了至爱宝贝的失落,那些年,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在家乡大地上寻找,寻找我记忆中的清清水流。然而,那些曾陪伴我走过童年少年,曾慰藉过我饥饿灵魂的流水,还有那鱼虾,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。

但许久后我也淡忘了,我忘记了它们,连同一起忘记的还有我的那一份乡土情怀……

不,我并没有忘记,当看到鱼儿虾儿的那一刻,一切便迅速地苏醒……我立起来,欲与朋友一起分享我的快乐,正在这时,两只小小螃蟹在水底里倏忽而出,我激动得惊叹出声,朋友随声而来,他饶有兴味地随我去看溪里的小精灵们,说:“这些年振兴乡村建设让咱茂名的景观改变了许多,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!”

那晚,离开乡村时,我很是神清气爽,便套用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这句话来表达我的欣喜之情。